

秋日斷想

崔宇

如來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佈施，以用受持，其福德寧為多否？

——題記

不知從哪聽來一句話：沙能見世界，水能見大洋，葉能見萬木，鳥能見天堂。知道秋天來臨的時候，並不是因為感到了寒冷，而是看到了一片黃葉，葉上的脈絡清晰可見，蜿蜒縱橫，充滿了末世的悲涼。那，就是秋的氣息。秋是萬物收穫，秋是萬物凋零，秋是果實，秋也是消亡，正如人生一世，一將功成萬骨枯也好，留得丹心也罷，無非好名者得名，好利者獲利，大限將近，就算是死守著幾片葉不肯放鬆，終究逃不過北風輕輕一撫。所以，我愛極了秋，因為秋是清算的季節。

北方農村的秋天是最有趣味的，夏末秋初時，萬裏平原一片金黃，隨風搖曳的麥穗遠遠望去就像流淌的油脂，金黃的光芒在太陽的映照下華麗得刺眼，若是趕上了晴空萬里的日子，那必然是天高地闊、湛藍映金黃。可是這樣的好時光並不持久，待到秋割完畢，滿眼望去就剩下了荒山野嶺黑土地，找水的烏鴉遮天蔽日地飛過來又飛回去，黃昏的紅日照著光禿禿的大地，遠處還不時傳來梟鳥的哀啼，這場景若是多數人見了，必然心生悲涼，頗有些「今逢四海為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」的心境罷。然而我卻不然，你看，那廣袤的東北平原上盡是農民收割的印記，那玉米樁被鋒利的鐮刀砍過，根根矗立，像極了列隊嚴整的兵勇；那荒原上滿地的稗子無人撿拾，更不復白居易筆下「左手秉遺穗，右手懸敝筐」的淒慘，這不正是曹雪芹所願景的「盛世無饑餒，何須耕織忙」嗎？再放眼眺望遠處蜿蜒的松江水，寬闊靜謐，白水黑土相顧無言，彼此守候。何況此時，若有一小童牽

牛而過，手中的橫笛流淌出聲聲村歌，斜陽、草樹、流水、村笛，又何嘗不是另一番萬千氣象呢？

算下來，我有十年沒見過這樣的景致了，也有十年沒喝過平原上甘冽的井水了。那葡萄架上累累的翡翠，西瓜藤上顆顆的軟玉，菜園裏紫的茄子、綠的黃瓜、紅的番茄、青的韭菜，躍躍欲試地跳入人的眼裏，頓時，都市裏的那些庸脂俗粉沒了顏色，高樓廣廈上紛紛亂的霓虹也少了靈性。自然是最傑出的調色師，大地就是他的調色板。而如今，這美景已成回憶。

去年秋天，我回到了我出生的農村，由於離開的時間實在久遠，故人依稀，所以並沒有「近鄉情更怯」也更沒有「近鄉情更切」。只是想看看天、看看水、看看地。當我敲開老屋的門時，一片松針沾在了我的衣服上，那株松樹，本是我的爺爺在我出生那年為我種下的，從那一年開始，幾乎每年春節，爺爺都會領著我站在小松樹前和它比身高，而我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「大孫比樹高了」。現在大樹比我高了。

開門的是一個三十上下的婦女，眼睛純淨的能映出人影，兩腮有著東北平原人特有的紫紅。說明來意後，主人高興地敞開大門邀我進來。老屋已不是當年的樣子，原本的瓦房改成了平頂二層樓，上面放著一個太陽能熱水器，一個衛星天線，窗戶已不是老式的木式結構，而是閃閃發亮的鋁合金窗。朝左手邊看去，原本圍起來的低矮石牆已不見了，那是曾經的菜園，防止狗糟蹋菜才壘起來的。如今變成了兩排塑膠大棚。只有那口井還在，但已不是手搖的轆轤，而是按壓式的抽水器了。我向女主人討了碗井水喝，井水結了冰，一片一片在碗裏漂著，一口下去，雖清涼但是苦澀。

謝過女主人出來，我回頭看了看老屋，我已知道，那不是老屋了，每一件擺設都在陳述著那是一個現代化的農村家庭，只有偶爾屋子裏傳來的老式擺鐘發出的低沉聲響，才是證明老屋存在過的痕跡。

當時，我坐在車裏遐想，若是世界恢復到“小國寡民”的堯舜時代，過著臥則居居，起則於於，民知其母、不知其父的生活，會更幸福一點嗎。如果社會進步是「光榮且正確」的，為什麼我會懷念曾經的老屋呢？這恐怕不是我能想通的問題了。